

漢武帝

杨焕亭 著

下

天汉雄风

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！

史上最强帝皇构建第一帝国时代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漢武大帝

杨焕章 著

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

下

1026623

天汉雄风



T1026623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一 章	整饬盐铁诏官营	赏雪乐坊遇佳人	1
第 二 章	李广报国再请战	公主伤别痛阳关	16
第 三 章	大将军漠北布阵	霍去病北海扬威	30
第 四 章	李广刎颈泣神鬼	卫青抱愧念忠魂	45
第 五 章	温柔夜里倾国恋	无疆亭下伤情别	60
第 六 章	巡察风波漫朝野	秋雨玄甲哭骠骑	74
第 七 章	连环案毁两重臣	兴国计出双英杰	90
第 八 章	秋风辞裁悲凉意	耐金案拷忠义心	105
第 九 章	上林悲风问心惘	阴山勒兵凌胡霜	121
第 十 章	嵩山群峰呼万岁	泰岳松涛恸哀音	137
第 十 一 章	绝爱失爱各自痛	君情臣魂天地分	151
第 十 二 章	香魂一缕随水去	思念不尽伴月来	166
第 十 三 章	念罢美人又北顾	尊官贰师还西征	180
第 十 四 章	两年受降成梦影	三载远征千马回	193
第 十 五 章	天汉光照苏武志	战云搅动李陵心	207
第 十 六 章	纵弟秽乱延年死	为友激辩太史冤	221
第 十 七 章	错中错李陵蒙垢	忍上忍太史守志	235
第 十 八 章	巫蛊又生宫闱乱	歧见远疏父子情	250
第 十 九 章	相望无言亦无恨	林深山静心不宁	265
第 二 十 章	落叶萧萧长安树	阴霾重重汉宫秋	278
第 二 十 一 章	卫后抱恨自裁去	父子反目动刀兵	292
第 二 十 二 章	刘彻痛思平叛误	燕王心随立嗣浮	306
第 二 十 三 章	霍光观画体君意	汉皇一怒斥红颜	320
第 二 十 四 章	钜定藉田感民意	轮台罪己明得失	335
第 二 十 五 章	恨满关河残梦断	情绝汉宫悲歌终	348
后 记			363

第一章

整饬盐铁诏官营 赏雪乐坊遇佳人

刘彻见汲黯一脸肃然，便明白他是冲李延年来。

他担心影响到卫子夫和刘据的情绪，于是道：“歌会到这个时候也将落幕了，皇后先带据儿回宫去，朕还有话要对众卿说。”

“那臣妾先告退了。”卫子夫对刘彻不征求她的意见就直接让她回宫，心里感到瞬间的不快。但她生性内敛，在这样的场合她只能顺应皇上的旨意。

她拉着刘据的手，很得体地向大臣们道：“众卿与皇上尽欢，本宫身子有些不适，就先走了。”

谁也没有注意到，卫子夫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睛已经湿润了。

李延年的一首歌打乱了她的思绪，而皇上为什么要她离开，她比谁都清楚，那个只在歌里的女人已经让皇上心绪不宁了。

可刘据一百个不情愿离开，撅着嘴说道：“孩儿还要看一会儿歌会。”

出了前殿，卫子夫说话的声音就重多了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如此不懂事，要知道你现在是太子，为何如此沉迷笙箫歌舞呢？”

刘据受到母后的训诫，委屈地哭了。

好在石庆和庄青翟也跟了出来，好歹劝走了太子。

卫子夫回眸身后，惆怅地叹了一口气，对春香道：“起驾回宫……”

这边，刘彻正在和汲黯说话。他说道：“今日重阳佳节，朕举行歌会，意在与众卿同乐，爱卿有事改日再说不迟。”

汲黯上前一步，站在表演区的中央道：“臣所奏之事，正与歌会有关。”

看着汲黯毫无妥协的意思，刘彻不免有些烦躁，皱了皱眉头：“说吧！说吧！”

“臣闻王者作乐，上承祖宗，下化兆民。今皇上得一马而歌之，且列入宗庙必奏之曲，臣不知道，先帝们能不能听得懂？”





刘彻断然打断了汲黯的话：“不就是一首歌么？朕也是图个君臣同乐。朕就依爱卿，不入太庙行了吧！”

但汲黯不过是借歌会寻个说话由头而已，他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为李广、张骞的申诉上。

“臣记得皇上曾感叹朝廷人才不足……”

刘彻心想，这老儿究竟要说什么？怎么这会又说到这个？但他还是耐着性子道：“是啊！怎么了？”

“然皇上性格峻严，群臣或小有犯法，或有欺罔之举，动辄诛杀，无所宽宥，这样还有谁敢举荐人才呢？”

汲黯此语一出，卫青、司马相如等人睁大眼睛心里想，这老儿今天是不是疯了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

尤其是张汤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击倒政敌的绝佳机会，便悄悄地拉了拉李蔡的衣袖。

李蔡却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不急！先看他说些什么。”

“建元以来，陛下求贤甚劳，却未尽其用，辄已杀之。夫以有限之才恣无己之杀，臣恐天下贤才将尽，还有谁能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呢？”

汲黯这话直指刘彻，他想发脾气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，只好寻找理由搪塞道：

“此事就不劳爱卿多虑了。朕不患天下无才，而患不能识之。才是什么？不就是有用的器皿么？既然有才而不肯为朕所用，不杀他又留着干什么？”

这次又轮到卫青、司马相如、东方朔等人为皇上这番辩解而震惊了。

“臣明白，以臣之卑微虽不能屈陛下，然臣甚以陛下为非，愿陛下自今改之。”

“汲黯！”刘彻拍着案几怒吼道，“你究竟要干什么？”

汲黯平静地撩了撩袍袖道：“臣要说的是，张骞、李广，二人皆有功于朝廷，如今却被发配去修昆明湖……”

这话一出口，李蔡和张汤立即慌了神。皇上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如果揭发出来无异于是说他们欺君罔上。

张汤立即摆出激愤的样子道：“汲黯，你今日之举皆因皇上惜才爱才，每每宽容，而你不思回报皇恩，反而得寸进尺，若陛下容忍此风蔓延，必将圣威扫地。”

李蔡则以自责的语气道：“汲黯位列九卿，僭越犯上，臣难逃罪责，请皇上将臣与汲黯一起问罪。”

可他们却发现刘彻冲他们来了：“快说！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李蔡急忙道：“李广、张骞本当斩首，皇上开恩，令他们赎为庶人。因此臣命他们去修昆明湖，也是给他们一个思过的机会。”

“哼！”李蔡的话遭受到汲黯的奚落，“丞相真会大义灭亲啊！可李广不仅是



丞相的族弟，还是大汉的功臣。至于张骞，出使西域十三年，妻儿都死在昆仑山下，朝野闻之垂泪。唯独丞相……”

刘彻也很吃惊：“他们虽然有罪，可也曾是朝廷大臣，为何不禀朕知道？”

“这……臣……”李蔡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

汲黯借此话锋一转：“丞相动辄以下官触怒天颜，如今自己却犯下欺君之罪，这该如何处理？”

这种情况司马相如看得明明白白。今天，皇上没有任何理由治汲黯的罪，也绝不会为了两个罪臣去杀了平日殷勤的李蔡和张汤。

他步履悠悠地来到刘彻面前，脸上十分平静，因为口吃，所以说话的速度也慢了许多。

“皇上今日欢歌，意在重阳嘉会。圣意昭然，圣恩浩然，各位大人如此剑拔弩张，未免拂了皇上的一番美意。皇上向来看重与群臣之‘众乐乐’，既是歌会，自然不能无歌。昔日臣过宜春宫，曾吟就一赋，今日献上以作终场之娱。”说完，他便高声吟诵起来。

“登陂陲之长阪兮，坳入曾宫之嵯峨。临曲江之隍州兮，望南山之参差。……观众树之蓊蓊兮，览竹林之榛榛；东驰土山兮，北揭石瀨。弭节容与兮，历吊二世。”

念到这里，司马相如打住了，他对刘彻道：“夫为赋者，上以美政治，下以化黎首，下面的文字，须得皇上不降罪，臣才敢吟出。”

刘彻“哦”了一声，司马相如他了解，在任何时候他都会把握分寸，说到底也无甚于《长门赋》吧！

“朕恕你无罪。”

“谢皇上！”

司马相如转过身来，面向众位同僚，朗朗吟诵道：

“特身不谨兮，亡国失势。信馋而不寤兮，宗庙灭绝。呜呼！操行之不得，墓荒秽而不修兮，魂亡归而不食。”

这些文字因为他的口吃而被分成若干节，听起来不那么顺畅，可在场的众臣却捕捉到不同的信息。

“信馋而不寤兮，宗庙灭绝”这几个字，就扎到了李蔡和张汤，两人几乎同时站起来指着司马相如的鼻子骂道：“司马相如，你竟敢摇唇鼓舌诽谤皇上，该当何罪？”



司马相如脸上掠过一丝微笑：“皇上都宽恕了下官，丞相和御史大夫就不必小题大做了吧？我皇德比尧舜，功盖文武，秦皇亦望尘莫及，况乎昏庸之二世？两位大人如此曲解在下辞赋，莫非对皇上口诚而腹诽乎？”

李蔡和张汤没想到口吃的司马相如会出这一招，一时情急，百口莫辩，就双双跪倒在刘彻面前了：“皇上，臣等绝无异心，请皇上明察！”

刘彻怎会听不出司马相如的弦外之音呢？他觉得司马相如比汲黯可爱多了，他既让朕知道了他的意思，却又不给你难堪。

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平时对贤良们的宽容和喜欢，恰是一种御人之术。他们信马放言，乘兴吟咏，却多为诵讽之词，无伤社稷根基，无权柄之求，却能调节朝廷议事时的气氛，缓解紧张的关系，愉悦皇上的心情。更重要的是，每当他纠结的时候，这些人总能出来为他排解尴尬。

刘彻顺着司马相如的意思，责备李蔡和张汤道：“丞相、御史大夫还嫌不乱么？你们也退下！”

刘彻看了看包桑，他便尖着嗓音喊道：“皇上有旨，歌会到此为止。”

出了未央宫前殿，大臣们各自散了。

快要出司马门的时候，卫青、汲黯紧走几步，追上将要登车的司马相如。

汲黯谢道：“今天要不是大人的那赋……”

司马相如爽朗地笑道：“在下这不过是小智慧，比起两位大人，在下可差远了。在下现在急着回府，改日再到两位府上讨杯酒吃，如何？”说罢，就拱手告别了。

卫青与汲黯相视一笑：“文士们都这样，落拓不羁……”

“可皇上喜欢他们。”

可皇上关于人才的一番话，卫青在心底是不能认同的。他进一步感到，在皇上身边，他务必时时小心谨慎，否则就会有杀身之祸。

汲黯看着卫青的样子，便问道：“大将军为何沉默不语呢？”

“在下是在想，皇上喜欢他们，自有一番道理。”

“是什么道理？大人说说！”

“呵呵！论起统兵打仗，在下勉力可为，可谈及这些事情，在下就总是想不透。”

汲黯诡谲地笑道：“恐怕不是大人没有想透，是太过谨慎罢了。”

在汲黯看来，皇上喜欢文士与喜欢从西域来的天马无异。用则御之，不用则弃之。

这个汲黯，总能看到事情的真谛，这些可都是皇上秘不示人的啊！

卫青没有接汲黯的话茬，两人走完司马道，临上车前，卫青低声劝道：“大人往后需把自己的嘴管牢些……”



转眼冬天来了。

郑当时坐在书房里，望着外边纷纷扬扬的大雪，一双日益老去的眼睛闪过短暂的希望之光。

瑞雪兆丰年，刚进入十一月，上天就给了关中一个好兆头。

郑当时期待今年有个好收成，好缓解连年战争带来的财力紧张，使国家逐渐充盈起来。

但是，大雪拂不去接下来的愁绪。

各地纷纷向朝廷奏报，说眼下县官用度太紧，而那些富商大贾们则暗地干起了铸钱的营生，动辄获利数以万计，却不佐国家之急。他们甚至勾结官吏，偷漏朝廷赋税，弄得朝廷入不敷出。

郑当时担任大农令多年，懂得钱币失控对朝廷的危害。

私铸钱币，往往偷工减料，成色逊于朝廷铸币。可流入市易的量却大大超过了京师发出的钱币数量。真假币混淆，朝廷没有办法准确掌握钱币的总量，结果弄得是物价飞涨，百姓不堪其苦，而府库收入却没有增加。如此下去，府库日益空虚，市易日益混乱，弄不好就要动摇社稷的根基。

与此同时，盐铁走私也在全国滋生蔓延，危及到朝廷的赋税。有些诸侯用走私盐铁的收入，打造兵器，伺机谋反。

赈济各郡水旱灾害需要钱！

正在进行中的战事需要钱！

宫廷日益增加的用度也需要钱！

皇上把各地的奏章都批阅给郑当时，要他办理。他的头就大了，觉得在这九卿之中，大农令是最难当的差事。

皇上一句话，要为骠骑将军建一座新府，工关处只管派人到少府寺提钱，至于钱从何处来，那不是他们的事情。

浑邪王率部投降，皇上一道诏书，要百万安置费用，钱从哪里来？那不是皇上考虑的事情，是你郑当时的责任。唉……什么时候退了，这些烦恼也就没有了。

这些日子，他一直在琢磨如何加强朝廷对赋税的掌控，如何打击各地走私铁盐的行为。

年前，有人向他推荐齐地的煮盐巨头东郭咸阳、南阳冶铁大户孔瑾、洛阳商人桑弘羊，说这三个人求真务实，忠于朝廷，纳赋甚巨。又对盐铁业十分熟稔，如果与他们一起切磋盐铁和币制改革，也许可以帮助朝廷摆脱目前的困境。

郑当时详细地考察了这三个人的来历。

东郭咸阳的盐业为当地郡守直管，多年来纳赋贡税甚丰，从未有过偷漏行为。孔瑾所冶之铁，系数解往京师，入朝廷府库，成为铸造作战兵器的重要来源。





至于桑弘羊,更是精于理财之道,十三岁就入侍中,言利事,析秋毫,尤其是以心算著称,在郑当时的心中更是一绝。

他已将这三人的情况奏明皇上,并要他们拿出一个可供朝廷资鉴的思路。他们说好今天一起去见皇上的,想必也该到了。

郑当时看着窗外还在飘的雪花,心想等各项规制走上正轨,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向皇上辞去大农令。

正想着,他们就到了。郑当时脸上顿时有了喜色,忙起身前去迎接,却因为坐得久了,两腿有些发颤。府令上前搀扶,却被他拦开了。他蹒跚地走出了书房,步入漫天大雪之中……

院子里已积雪盈尺,只有供行人行走的小径才被府役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因为三位的到来,郑当时的脚步也不像往日那么沉重了。

对改制抱着极大热情的郑当时,一脸笑容地迎接道:“三位到了,老夫有失远迎,恕罪……”说着就向三人拱手行礼,东郭咸阳、孔瑾、桑弘羊于是十分感动老大人的平易近人。

东郭咸阳将拟就的改制方案呈给郑当时,他大体上浏览一遍,果然是思路清晰,针砭时弊。于是他心中就又有了打算,他要向皇上举荐他们担任自己的副手,掀起一场元狩变革。

“好!让三位费心了。皇上还在宫中等着呢,我们进宫去吧。”

从北阙进去,就看见大雪覆盖下的宣室殿。包桑正朝这边张望,显然皇上是等急了,都是这恼人的雪。

“哎呀!大人怎么才来呀?皇上让咱家看了几次了。”

这一句话,就让郑当时的心里暖烘烘的。四个人跟着包桑进去,刘彻伏案批阅奏章的身影就映入了眼帘。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刘彻,他抬起头来,那眼中就充满了喜色。他立即放下手中的朱笔,话语中就多了朝堂上几乎没有的温暖:“老爱卿偌大年纪,就不要多礼了!”

刘彻看着依次落座的东郭咸阳、孔瑾和桑弘羊,他们虽然年轻,却已是盐业、冶铁业和商贾巨擘,话便多起来了。

“卿等欲为朝廷谋复兴之策,朕已从老爱卿那多有所知,此乃朕第二次就盐、铁、钱币诸事问计于卿等,你们尽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,勿藏锋掩山。”

郑当时呈上奏章,刘彻迅速在上面来回扫视,读着读着,就念出了声:“盐铁官营!盐铁官营!”

他兴奋地拍打着手中的竹简,又埋头去看,又念出了声:“颁行皮币,是何意思?”

郑当时道:“我朝素来以金市易,多有不便,臣闻上林苑中多产白鹿。故奏请



皇上以鹿皮为币，张值为四十万钱。王侯宗室朝觐、聘享，均以皮币荐璧，然后得行。”

刘彻又问道：“何谓皮币荐璧？”

桑弘羊急忙答道：“臣等之意，各诸侯国进献璧玉珍宝，以皮币作为衬垫之物，皮币每张四十万钱，由少府寺独制。这样所奉献者，就不仅仅是玉璧珍宝，还有皮币。”

“如此甚好，改换钱币，亦可抑制兼并之风，朝廷亦可统制钱币。”

“此意出自何人？”

郑当时指了指一边的桑弘羊，刘彻就高兴地笑出了声：“爱卿在侍中没有白待。”

接着，郑当时与东郭咸阳、孔瑾又分别就统一浇铸银、锡两种钱币作了说明。

银锡币分为三品，大的为纹龙圆币，值三千；中者为方形，值五百；小者为多椭圆形，龟纹，值三百。

东郭咸阳道：“半两钱自秦以来，流通已有近百年，现在民间私铸成风，因此臣以为应废除半两钱，改铸三铢钱。”

孔瑾也道：“新币推行后，皇上应诏令天下，今后凡私铸钱币者，皆以死论罪。”

郑当时又补充道：“我朝钱币管理归少府寺，而皇上将钱币铸造交由大农令处。职责交叉，多有不便，请皇上明察。”

刘彻沉吟片刻，觉得既是让他们做事，就不能有掣肘，便道：“爱卿之言朕明白了，明日早朝，朕就将之交与廷议，如果没有异议，钱币管理就转归大农令处。”

他站了起来，在宣室殿内走了一圈，整个人有了一种跃跃欲飞的清爽。

“朕就命东郭咸阳、孔瑾为大农丞，桑弘羊以计算用事，协力郑爱卿整饬盐铁，改换钱币。明日早朝时，朕就颁诏天下，敢违逆者斩无赦！”

第二天，雪还在下，长安的大街都积了厚厚的雪。官员们怕误了早朝，比以往提前了半个时辰。

朝会讨论了郑当时关于改革钱币和盐铁官营的陈奏，在这个事关朝廷财力的问题上，大家暂时抛却了分歧，一致赞同推行改革。于是刘彻当朝宣布了盐铁官营的具体政策和措施：

一、禁私营盐铁业，私造钱范、冶铁器物没入郡县。

二、盐铁改为官营。盐民不得自置煮盐器具，器具悉由盐官供给，盐民食宿仰于郡县。采掘矿山，冶炼铁器统归官营。自诏令颁布之日起，民敢私铸铁器、煮盐者，钛左趾。





三、设置盐官、铁官统管其事。

四、盐铁专卖。盐铁由朝廷按官价收购、货易。

诏书还特别强调：

一、征缴算缗。诸贾人、未作各以其物自占，算缗钱二千为一算。诸小工商者减半抽税。凡乘坐马车者（官吏和军戎不在此列），一乘抽税一算，载货车抽二算，船五丈以上抽一算。

二、鼓励告缗。凡隐匿不报资财者，民可告发，经查属实者，被告财产被全部没入郡县、戍边一年，告发者可得被没收财产一半。

无论是卫青、李蔡、张汤，还是两千石以上官员，都为王朝启动了新一轮的改制而振奋。

如此君臣和谐、中外朝一致，多年都不曾见过了。

刘彻的情绪因此而十分兴奋，散朝以后，未央宫前殿只剩下他和包桑。

元狩年间的朝事是多么顺利，麒麟兽的出现，天马的东来，河西两郡的设立，货币和税赋制度改革的启动，象征着王朝将迎来一个新的中兴。此时此刻，他忽然感到，如果不出去走一走，会辜负了上苍的一番美意。

他放下手中的朱笔，对包桑说道：“陪朕到雪中走一走如何？”

包桑看了看门外，宫苑内的树枝上都积满了厚厚的雪，便劝道：“皇上！还是等雪住了再去吧，看这天就像一座冰窖。奴才担心皇上……”

“呵呵！将士在这样的天气里照样操练，照样出征，朕出去转转又何妨，不必说了，走吧！”

“观雪最好的地方莫过于复道，奴才已命人将雪清扫干净。请皇上……”

话还没有落音，就听见殿外传来黄门的声音：

“长公主驾到……”

“哎哟！皇上，如此良辰美景，不去赏雪，待在殿里不闷得慌啊？”

长公主说着话，眼睛就瞪着包桑：“你也真是的，也不替皇上想想。”

“哦！皇姐来了。这么大的雪，皇姐进宫有何事呢？”

“臣妾是怕皇上劳累，特地邀您赏雪来了。”

刘彻心中就有些感动，尽管前些日子为了阳石公主的婚事姐弟之间有些别扭，但一脉骨肉还是把他们牢牢地系在一起。

“好！朕就陪皇姐走走。”

姐弟俩说着就上了复道，包桑跟上脚步问刘彻道：“要通知皇后来么？”

没等刘彻开口，长公主抢过话头：“今天本宫陪同皇上赏雪，是刘氏自家人相聚，就不劳皇后了吧。”

刘彻知道因为封侯以及阳石公主的婚事，两个女人之间有些芥蒂，所以也就不强求她们见面：“皇后身体娇弱，如此冷的天，就免了！”

“你听到了吧！”长公主藏在帽子里的眼睛笑咪咪的，看上去很温暖。

……

居高临下看着雪中的长安，自是另外一番雄伟和壮观。远远地望去，长乐宫和未央宫在过去的一年间又增添了不少的殿堂，庞大的建筑群此刻都被大雪绘成鳞次栉比的琼玉世界，各个宫殿之间道路上，宫娥和黄门们来来往往。

两宫的司马道上，黄门每隔半个时辰就要清扫一次积雪，这一切让长公主的眼睛有些发热。

“看到这些，臣妾总是回忆起在宫中的那些日子。”

“是啊！在这样的雪天里，皇姐常带着朕到雪地里嬉戏。”

“皇上那时候可顽皮呢！喜欢追着打雪仗。”

“说起打雪仗，朕那个时候很羡慕乡间幼童的无拘无束。”

刘彻的眼睛眯成一条线，陷入久远的回忆，他的神情被往事攀扯出依稀忧郁：“自朕登基以后，那样的日子就更远了。”

长公主被刘彻的话深深感染了，其实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与卫青走在一起，因为出身的不同，每每为朝廷和后宫的许多事情产生歧见，最近为了阳石公主和卫伉的婚事，不仅让皇上不高兴，卫青也有好长时间不能原谅自己。

难道都是自己错了？长公主可不这样认为，她断定皇后已把昔日的一切都忘记了。

哼哼！你不念恩，可就怪不得本宫不讲情面了。

这时，传来一阵美妙的歌声：

北方有佳人
绝世而独立
一顾倾人城
再顾倾人国
宁不知倾城与倾国
佳人难再得

“皇上！您听听，这歌声何其美妙啊！”

“哦！这不是重阳节李延年唱的那个曲么？今日为何换成女声了？”





刘彻的眼里顿时闪烁着兴奋的色彩。比起李延年的歌唱,这歌声透着婉丽和温柔。随着古琴的旋律,轻轻袅袅,从掖庭旁边的乐坊飘来,直入刘彻的心田。只是那悠长的咏叹中带着点滴的哀怨。

她望着琴弦的眼睛一定是泪蒙蒙的,要不,那琴声怎么会是湿漉漉的呢?

刘彻忘了周围的黄门和宫娥,忘了陪同他的长公主,忘了眼前大雪弥漫的宫苑,灵魂随着乐声去了。

“皇上!”包桑在耳边轻声呼唤,刘彻没有回答。

他的灵魂在乐声中游荡,依稀看到一位身着蛋清深衣的美丽女子在水中央飘着。风儿吹起一片片轻纱,掠过悠悠秋水。蝉衣染绿淡淡的雾霭,托起她绰约的风姿,水鸟般的轻盈,而她的歌声宛若一池涟漪,在河床上荡漾。

“皇上!”长公主伸开纤细的手在刘彻面前晃动,他却没有任何反应。

刘彻的灵魂依着女子缓缓而行,走进了一片亭台楼榭处。

“皇上!”黄门和宫娥们跪倒在雪地上齐声呼唤。

刘彻正待与女子叙话,却听见耳边的呼唤,那灵魂就立刻回到复道上来了。

“你们这是为何?还不快快平身!”

包桑问道:“皇上!您刚才怎么了?吓煞奴才了。”

刘彻顿觉不好意思:“呵呵!朕看到这一天的飞雪,就想起了霍去病曾对朕讲述过祁连飞雪,终年不消,而我军跨越天险,横扫匈奴……想着就走神了。朕吓着你们了吧?”

“呵呵!”长公主嘴角一撇,似笑非笑地捕捉着刘彻脸上的表情,她自信读透了皇上的心事,而她更确信刘彻根本不知道一切都出自她的安排。

“皇上知道这歌者是何人?”长公主不待刘彻回答,便很随意地道出了歌者的身份,“她就是协律都尉的妹妹,可是个玉做的美人,皇上不去看看么?”

长公主望着雪中的乐坊,她知道刘彻的性格,虽然他胸怀江山,可他每天也等待着美丽的女人。

果然,刘彻矜持而又不失风度地说道:“好!朕就随皇姐去看看!”

在长公主的陪同下,刘彻来到乐坊,李延年早已迎出了门外,他们似乎忘了天寒地冻,一无例外地跪在雪地上。

李延年自然跪在最前面,看见刘彻等人进了院子,立即低下头齐刷刷地喊道:“乐坊小臣恭迎陛下。”

皇上示意他们平身时,他们才一个个颤抖着站了起来。

乐坊内倒是暖和多了,看那些歌舞伎,一个个摇曳如柳,绰约如花。

李延年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向皇上献媚的机会,将她们一一介绍给皇上和长公主。



“皇上驾临乐坊，微臣无比荣幸。此是乐坊的歌舞曲目，请皇上钦点，微臣让他们演奏就是了。”

刘彻接过曲目，浏览了一遍，顺手点了两个曲子，他指着“北方有佳人”的曲目问道：“此曲何人所唱？”

李延年眉宇间闪过依稀欣喜，却谨慎而又得体地说道：“此乃臣妹李妍所唱。”

“哪位是爱卿的妹妹呢？”

“臣妹正在后面更衣，准备为皇上歌舞呢！”

“乐坊近来都有何新曲目？”

“近来臣琢磨着以前的群舞，其中有些难免滥竽充数。因此臣特别排练了独舞、双人舞和三人舞，使舞者各尽其才，各展其姿。”

这话刘彻听着心里舒服，他打量着李延年，见他生得天庭饱满，明目皓齿，想来他的妹妹应是倾城倾国的佳人了。

“好！就依卿所奏，选几支上好的舞曲给朕看看。”

“诺！”李延年欢快地回答。

他也没有忘记长公主，接着问道：“公主还想看什么，小臣这就去安排。”

长公主心里暗笑，这家伙倒会演戏，一切都天衣无缝，嘴里却道：“本宫是陪同皇上来的，皇上喜欢什么，本宫自然就看什么。”

“谢公主！”李延年脚步轻快地去了。不一会儿，就看见随着器乐的旋律，一个窈窕女子，且歌且舞地旋转而出。

当她背对大家的时候，那是一缕春风洗绿了的云彩，携带着绿色的雨丝，从万里苍穹，悠悠地飘落人间；

当她侧身婉转的时候，那是一棵碧玉妆成的弱柳，长发垂腰，宛若绿绦落地，散出满目风情；

当她面向众人舞姿翩翩的时候，那是一轮初浴出水的满月，冰清玉洁，皎颜清辉，顿时照亮了整个舞厅；

当她仰面屈膝，下腰伏地，散开一对长袖时，那是一只饮露含珠的丹凤，双目迷离，巧笑倩兮：

啊……

北方有佳人

绝世而独立

一顾倾人城

再顾倾人国





啊……

一顾倾人城

再顾倾人国

啊……

一顾倾人城

再顾倾人国

……

这声音在乐坊内徘徊回旋，经久不息，也在刘彻的心头起伏跌宕，回环复沓，缠绕着他的心。

长公主在一旁揣摩，觉着这李延年实在是个乐神，他懂得皇上需要什么，他的妹妹应该向皇上奉献什么。

那个“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”的重叠简直妙不可言，恰当地而又不露声色地把美人的魅力展现在刘彻面前。

她偷偷地打量身边的刘彻，他的目光已被李妍的舞姿深深吸引住了。

“哼！卫子夫，看你怎么办！再过两年，等李妍生下皇子，你那皇后的位子恐怕也岌岌可危了。”

对长公主而言，刘据是侄子，李妍将来生的儿子依然是侄子，谁当太子，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。

她正在那里盘算着，李妍的舞蹈结束了。在李延年的引领下，她缓缓来到刘彻面前。

“皇上，此乃微臣家妹李妍。”

“臣妾参见皇上。”李妍轻盈地跪在刘彻面前。

长公主在一旁提醒道：“抬起头来。”

毕竟是第一次拜见皇上，李妍不免有些胆怯，头虽然抬起来了，目光却不敢与皇上相视。但他还是发现了这个女人与卫子夫和王夫人的异样之处。

那一对春山，摇落百媚千娇；那一双秋水，涟漪荡漾不绝。

那身体虽比王夫人消瘦了些，却比卫子夫当年丰腴。再想想刚才的舞姿，也与卫子夫有很大的不同，卫子夫追求的是对男人的依靠，而她却如歌中所唱的那样，是“绝世而独立”，处处表现出与别人的异样。

这样的女人不在自己身边，岂不委屈了她？

正这样心猿意马地想着，李妍抬起头来，两人的目光一相撞，刘彻便被灼得燥热。

“李延年筹办乐府有功，赏百金，帛百匹。其妹赏五十金，帛五十匹。”



“谢皇上。”李延年忙不迭地跪在地上。

刘彻却站起来对长公主神秘地笑道：“时辰不早了，朕要回宫了，皇姐也早些回府歇息。包桑留下，看看公主还有何安排？”

“诺。”包桑答道。

长公主脸上开满了灿烂的笑容，她送皇上走后就回到乐坊，一进门就笑嘻嘻道：“李妍熬到头了。请公公把皇上的意思转告给掖庭令，让他给李妍安排一座僻静居处。”

长公主尖细的手指轻轻抚着李妍的肩膀，话语中就带了柔柔的温情：“哟！瞧这肩膀长的，真是柔若无骨、丰若有肌，天生一个美人啦！将来妹妹荣华了，可不要忘记本宫哦！”

李妍急忙就要行礼，却被公主拦住了：“妹妹这是干什么？往后就是一家人了，等妹妹为皇上生了龙子，本宫还是他的姑姑呢！”

李延年在在一旁看着两人亲热的样子，觉得似在梦中。遥想命运将会发生转机，就有一股暖融融的热气自内向外地散发。

“公主之于妹妹，恩同再造，微臣只有为皇上、为公主鞍前马后，才能报这瀚海之恩啊！”

……

入冬以后的几场大风下来，渭河水面上眼见得就结了厚厚的一层冰，平原也在这样的日子里凝固了它的身体，一锹下去，只是几道白印。可在工地监工的羽林卫拿着鞭子，督促加快进度。

李广心里觉得很悲哀。这些年轻人本是良家子弟，可怎么到了一些人麾下，就变得没有人性了呢？

虽然他们对张骞和自己不是那么疾言厉色，但他就是看不惯他们的蛮横。

李广从工地回到府上，已是下午申时一刻，雪还在下，他从心底感谢这场雪，否则他和张骞还得和那些刑徒一样忍冻苦熬。

李陵看祖父回来了，忙上前帮他拍掉肩上的雪花：“祖父一定冻坏了吧？”

李广摸了一把眉毛说道：“快去告诉你祖母，弄些酒来，老夫要驱驱寒。火就生在书房。老夫想独自一人饮酒。”

李陵知道祖父心里烦，也就不再说什么，遂去了后房。

冬日天短，早早地天就黑了。

李广独自一人生了炭火坐在书房，烫着酒，一爵一爵地喝着。听着风在门外肆无忌惮地怒吼，这几个月的屈辱和不平又重新回到他的眼前。

当初，带着战争的创伤回到长安，他原本也没有打算活的，可皇上又一次让他赎为庶人，这让他十分感念。就为这一点，他就不能颓废怠惰，要等到再上战场的





那一天。

但他等来的是什么呢？一天，少府寺传了御史大夫的话来，要他去参加开凿昆明湖。

李广不怕吃苦，多年军旅生涯给了他一副饮风餐露的肠胃，也给了他一副铁骨铮铮的身板，他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不让他战死疆场，而是要用这样的苦役去折磨他。

传话人一走，李陵就怒不可遏地撕碎了御史大夫的手令，声言要面奏皇上，讨个说法！

李广当即就给了孙子一记有力的耳光，他不容许李陵如此轻慢朝廷的文书。

“你都快成年了，怎么还像个孩子？那文书即是朝廷，即是皇上，这事传将出去，你死了不要紧，连累李氏家族百数口，你不成了千古罪人了么？”

“难道族祖对此事也坐视不理么？”李陵说的是李蔡。

“你指望他？他现在是官迷心窍，只知道取悦逢迎，哪里还顾得上我们……你快去收拾行李，老夫明日就到工地去，权当是为三千陇西子弟守灵。”李广叹了一口气。

可他没有想到，在那里他又见到了同为庶人的张骞。

这可真是同为沦落人，相逢心自知了。休息时，他们常常坐在一起叙说各自的心事，打发寂寞的时光。

现在回到家中，没有了说话的人，他反倒不习惯了，尤其是这样的雪天，若有老友登门，一坛老酒，围炉叙话，也好忘记那些缠绕心头的委屈。

想到这里，李广下意识地朝外面看了看，却不料发现府令陪着一个人，朝书房走来了。哦？那不是张骞么！李广急忙起身迎出门外：

“如此大雪，大人为何来了？”

“想陪将军说说话，一个人在府上也沉闷无聊。”

张骞说着就进了书房，一股暖气迎面而来，驱走了身上的寒意。

李广忙命人切了上好的牛肉，两人相互邀约着喝了起来。

说到几个月来的遭遇，彼此都不免感慨万千。李广已几次被判死罪，旋又赎为庶人，倒也罢了。可张骞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情，他曾一度心灰意冷，以为此生就这样了。但就在昨天，一个新的消息给他灰暗的生活里投进了一缕阳光。

“将军知道么？又要打仗了。”张骞夹起一块牛肉，就放进了嘴里。

“哦？大人怎么知道的？”李广的眼里顿时有了光彩。

“从宫里传出的消息说，皇上对汉军不能穿越漠北很不以为然，决心打破这个常规。听说朝会已经决定，大将军与骠骑将军各率五万人马，从马四万匹，加上步兵转输和后续军旅共数十万人，将从定襄出击匈奴。”